

# 琴海類編

清·醫者齋 陶樞增訂

江蘇廣陵古齋刻印社

清·書浴輯 陶樾增訂

學海類編  
5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藝圃摘餘

明 吳郡王世懋 著

詩四始之體惟頌專為郊廟頌述功德而作其他率因  
觸物比類宜其性情恍惚游行往往無定以故說詩  
者人自為見若孟子荀卿之徒及漢韓嬰劉向等或  
因事傳會或旁解曲引而春秋時王公大夫賦詩以  
昭儉汰亦各以其意為之蓋詩之來固如此後世惟  
十九首猶存此意使人擊節詠歎而未能盡究指歸  
次則阮公詠懷亦自深於寄托潘陸而後雖為四言  
學海類編 一 藝圃摘餘 文詞

詩聯比牽合蕩然無情蓋至於今錢送投贈之作七  
言四韻援引故事麗以姓名象以品地而拘牽極矣  
豈所謂詩之極變乎故余謂十九首五言之詩經也  
潘陸而後四言之排律也當以質之識者  
今人作詩必入故事有持清虛之說者謂盛唐詩即景  
造意何嘗有此是則然矣然亦一家言未盡古今之  
變也古詩兩漢以來曹子建出而始為宏肆多生情  
態此一變也自此作者多入史語然不能入經語謝  
靈運出而易辭莊語無所不為用矣剪裁之妙千古

為宗又一變也中間何庾加工沈宋增麗而變態未  
極七言猶以閒雅為致杜子美出而百家稗官都作  
雅音馬浮牛溲咸成鬱致於是詩之變極矣子美之  
後而欲令人毀說妝張空拳以當市肆萬入之觀必  
不能也其援引不得不日加而繁然病不在故事顯  
所以用之何如耳善使故事者勿為故事所使如禪  
家云轉法華勿為法華轉使事之妙在有而若無實  
而若虛可意悟不可言傳可力學得不可倉卒得也  
宋人使事最多而最不善使故詩道衰我朝越宋繼  
學海類編 一 藝圃摘餘 文詞

唐正以有豪傑數輩得使事三昧耳第恐二十年後  
必有厭而掃除者則其濫觴末弩為之也  
作古詩先須辨體無論兩漢難至苦心模倣時隔一塵  
即為建安不可墮落六朝一語為三謝縱極排麗不  
可雜入唐音小詩欲作王章長篇欲作老杜便應全  
用其體第不可羊質虎皮虎頭蛇尾詞曲家非常家  
本色雖麗語博學無用况此道乎  
詩有古人所不忌而今人以為病者摘瑕者因而酷病  
之將併古人無所容非也然今古寬嚴不同作語者

既知是瑕不妨併去如太史公蔓辭累句常多班孟  
堅洗削殆盡非謂班勝於司馬顧在班分量寬爾今  
以古人詩病後人宜避者略具數條以見其餘如有  
重韻者若任彥昇哭范僕射一詩三壓情字老杜排  
律亦時誤有重韻有重字者若沈雲卿天長地闊之  
三句至王摩詰尤多若暮雲空磧王鞞角弓二馬俱  
壓在下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青菰臨水映白鳥  
向山胡青白重出此皆是失點檢處必不可借以自  
文也又如風雲雷雨有二聯中接用者一二三四有  
學海類編 卷八 藝圃類餘 三 文詞

出韻晚唐作俑宋人濫觴尤不可學六臣註文選極  
鄙繆無足道乃至王導謝元同時而拒苻堅諸如此  
類不少惟李善註秀引諸家句字必有援據大資博  
雅然亦有牽合古書而不究章旨如曹顏遠思友人  
詩清陽未可俟善引詩以爲清陽婉兮人之眉目閒  
也然於章法句法通未體貼其詩本言霖潦元陰與  
歐陽子別句朔而思之甚故曰寒霖以應霖也清陽  
未可俟猶曰河清難俟耳蓋以清陽反霖潦元陰也  
其意自指日出或即青陽而誤加三點如上寒霖誤  
學海類編 卷八 藝圃類餘 四 文詞

入句中六見者今可以爲法邪此等病盛唐常有之  
獨老杜最少蓋其詩即景後必下意也又其最隱者  
如雲卿嵩山石淙前聯云行漏香爐次聯云神鼎帝  
壺俱歷末字岑嘉州雲隨馬雨洗兵花迎蓋柳拂旌  
四言一法摩詰獨坐悲雙鬢白髮終難雙語異意重  
九成宮避暑三四衣上鏡中五六林下巖前在彼正  
自不覺今用之能無受人擲揄至於失嚴之句摩詰  
嘉州特多殊不妨其美然就至美中亦覺有微缺陷  
如吾人不能運使自誦不流暢不爲可也至於首句

作寒霖字耳何必泥毛詩清陽令句不可解耶又如  
晨風之訓爲鳳而李陵晨風自從風解翠微者山牛  
也古詩亦有別用者豈可盡泥  
脣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時代聲調故自必  
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何  
則逗者變之漸也非逗故無絲變如四詩之有雙風  
變雅便是辭騷遠祖子美七言律之有拗體其猶雙  
風雙雅乎脣律之由盛而中極是盛衰之介然王維  
錢起實相倡酬子美全集半是大歷以後其閒逗漏

實有可言聊指一二如右丞明到衡山篇嘉州函谷  
磻溪句隱隱錢劉盧李間矣至於大歷十才子其間  
豈無盛唐之句蓋聲氣猶未相隔也學者固當嚴於  
格調然必謂盛唐入無一語落中唐入無一語入  
盛則亦固哉其言詩矣

少陵故多變態其詩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  
麗句有險句有拙句有累句後世別爲大家特高於  
盛唐者以其有深句雄句老句也而終不失爲盛唐  
者以其有秀句麗句也輕淺子弟往往有薄之者則

學海類編

八

藝圃類餘

五

文詞

以其有險句拙句累句也不知其愈險愈老正是此  
老獨得處故不足難之獨拙累之句吾不能爲掩瑕  
雖然更千百世無能勝之者何要曰無露句耳其意  
何嘗不自高自任然其詩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  
知曰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溫然其辭而隱然言  
外何嘗有所謂再道主盟代興哉自少陵逗漏此趣  
而大智大力者發揮畢盡至使吠聲之徒羣肆擗刺  
遐哉唐音永不可復噫嘻慎之

律詩句有必不可入古者古詩字有必不可爲律者然

惟多熟古詩未有能以律詩高天下者也初學輩不  
知苦禪往往謂五言古詩易就率爾成篇因自詫好  
古薄後世律不爲不知律尙不工豈能工古徒爲兩  
失而已詞入拈筆成律如左右逢源一遇古體竟日  
吟哦常恐失卻本相樂府兩字到老搖手不敢輕道  
李西涯楊鐵崖都曾作過何嘗是來

唐人無五言古就中有酷似樂府語而不傷氣骨者得  
杜工部四語曰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  
夫不如棄路傍不必其調云何而直是見道者得王

學海類編

八

藝圃類餘

六

文詞

右丞四語曰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  
黃屋如香林

太白遠別離篇意最參錯難解小時誦之都不能尋意  
緒范得機高廷禮勉作解事語了與詩意無關細釋  
之始得作者意其太白晚年之作邪先是肅宗即位  
靈武元宗不得已稱上皇迎歸大內又爲李輔國劫  
而幽之太白憂憤而作此詩因今度古將謂堯舜事  
亦有可疑曰堯舜禪禹罪肅宗也曰龍魚鼠虎誅輔  
國也故隱其辭托與英皇而以遠別離名篇風入之

體善刺欲言之無罪耳然幽囚野死則已露本相矣  
古來原有此種傳奇議論曹丕下壇曰舜禹之事吾  
知之矣太白故非創語試以此意尋次讀之自當手  
舞足蹈李于鱗七言律俊潔響亮余兄極推轂之海  
內爲詩者爭事剽竊紛紛刻鷲至使人厭余謂學于  
鱗不如學老杜學老杜尙不如學盛唐何者老杜結  
構自爲一家音盛唐散漫無宗人各自以意象聲響  
得之政如韓柳之文何有不從左史來者彼學而成  
爲韓爲柳吾卻又從韓柳學便落一塵矣輕薄子遽  
學海類編 二八 英國撰錄 七 文詞

笑韓柳非古與夫一字一語必步趨二家者皆非也  
今人作詩多從中對聯起往往得聯多而韻不協勢既  
不能易韻以就我又不能以長物棄之因就一題衍  
爲取律然聯雖秀出盡盡聯中而起結之意每苦無  
餘於是別生枝節而傳會或卽一意以支吾掣鈴露  
肘洛博之士猶然架屋疊牀貧儉之才爾嘗所以秋  
粟入首寥寥難繼不其然乎每每思之未得其解忽  
悟少陵諸作多有漫興時於篇中取題意與不局豈  
非拍梁之餘材初爲別館武昌之刺竹貯作船釘英

雄欺人頗窺伎倆有識之士能無取裁

談藝者有謂七言律一句不可兩入故事一篇中不可  
重犯故事此病犯者故少能拈出亦見精嚴然吾以  
爲皆非妙悟也作詩到精神傳處隨分自佳下得不  
覺痕迹縱使一句兩入兩句重犯亦自無傷如太白  
峨眉山月歌四句入地名者五然古今目爲絕唱殊  
不厭重蜂腰鶴膝雙聲疊韻休文三尺法也古今犯  
者不少甯盡被汰邪

于鱗選唐七言絕句取王龍標秦時明月漢時關爲第  
學海類編 二八 英國撰錄 八 文詞

一以語人多不服于鱗不止擊節秦時明月四字耳  
必欲歷卷還當於王翰葡萄美酒王之渙黃河遠上  
二詩求之

晚唐詩萎弱無足言獨七言絕句膾炙人口其妙至欲  
勝盛唐愚謂絕句覺妙正是晚唐未妙處其勝盛唐  
乃其所以不及盛唐也絕句之源出於樂府貴有風  
人之致其聲可歌其趣在有無無意之閒使人莫可  
捉著盛唐惟青蓮龍標二家詣極李更自然故居王  
上晚唐快心露骨便非本色議論高處唐所宋詩之徑

聲調卑處開大石之門

今世五尺之童繞拈聲律便能薄棄晚唐白傅初盛有稱大歷而下色便報然使誦其詩果為初邪盛邪中邪晚邪大都取法固常上宗論詩亦莫輕道詩必自運而後可以辨體詩必成家而後可以言格晚唐詩人如溫庭筠之才許渾之致見豈五尺之童下直風會使然耳覽者悲其衰運可也故予謂今之作者但須真才實學本性求情且莫理論格調

李頎七言律最響亮整肅忽於遠公遜迹詩第二句下

學海類編 卷八 藝圃編餘 九 文詞

一拗體餘七句皆平正一不合也開山二字最千古二不合也開山幽居文理不接三不合也重上一山字四不合也余謂必有誤苦思得之曰必開士也易一字面對仗流轉盡祛四失矣余兄大喜遂以書藝苑厄言余後觀郎士元詩云高僧本姓竺開士舊名林乃元襲用頎詩益以自信

詩稱發端之妙者謝宣城而後王右丞一人而已郎士元詩起句云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合掌可笑高仲武乃云昔人謂謝眺工於發端比之於今有漸阻

矣若謂出於譏戲何得入選果謂發端工乎謝宣城地下當為撫掌大笑

崔郎中作黃鶴樓詩青蓮短氣後通風凰臺古今目為勅敵識者謂前六句不能當結語深悲慷慨差足勝耳然余意更有不然無論中二聯不能及即結語亦大有辨言詩須道與比賦如日暮鄉關與而賦也浮雲蔽日比而賦也以此思之使人愁三字雖同孰為當乎日暮鄉關烟波江上本無指著登臨者自生愁耳故曰使人愁烟波使之愁也浮雲蔽日長安不見

學海類編 卷八 藝圃編餘 十 文詞

逐客自應愁甯須使之青蓮才情標映萬載甯以余言重輕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竊以為此詩不逮非一端也如有罪我者則不敢辭  
常徵君贈王龍標詩有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為君之句  
脍炙人口然王子安詠風詩云日落山水靜為君起  
松聲則已先標此義矣二詩句雅堪作配未易優劣也

錢員外詩長信宜春句於晴雪妙極形容脍炙人口其源得之初唐然從初竟落中唐了不與盛唐相關何

者愈巧則愈遠

杜必簡性好矜誕至秋衙官慰宋然詩自佳華於子昂  
質於沈宋一代作家也流芳未泯乃有杜陵鬱其家  
風盛哉然布衣老大許身稷契屈宋又不足言矣一  
日偶誦賈島桑乾絕句見謝枋得註云旅寓十年交  
游歡愛與故鄉無異一旦別去豈能無情渡桑乾而  
望并州反以爲故鄉也不覺大笑拈以問玉山程生  
曰詩如此解否程生曰向如此解余謂此爲自思鄉  
作何會與并州有情其意恨久客并州遠隔故鄉今  
學海類編 卷六 藝圃類餘 十一 文詞

非惟不能歸反北渡桑乾還望并州又是故鄉矣并  
州且不得任何况得歸咸陽此鳥意也謝註有分毫  
相似否程始歎賞以爲聞所未聞不知向日聽夢中  
語耳

古人云秀色若可餐余謂此言惟毛嬙西施昭君太眞  
曹植謝眺李白王維可以當之而司馬長卿夫婦各  
擅尤以爲難至于平原清河急難並秀飛燕合德轉  
生雙絕亦各際其盛矣近世無絕代佳人詩人乃似  
不乏

詩育必不能廢者雖單體未備而獨擅一家之長如孟

浩然沈兆易盡止以五言雋永千載稱王孟我明  
其徐昌穀高于業乎二君詩大不同而皆巧於用短  
徐能以高韻勝有蟬蛻軒舉之風高能以深情勝有  
秋閨愁婦之態更千百年李何尚有廢與二君必無  
絕響所謂成一家言斷在君采稚欽之上庭實而下  
益無論矣

高天迎才情有餘使生宏正李何之閒絕塵破的未知  
鹿死誰手楊張徐故是草昧之雄勝國餘業不中與  
學海類編 卷六 藝圃類餘 十二 文詞

高作僕

子美而後能爲其言而眞足追配者獻吉于鱗兩家耳  
以五言之獻吉以氣合于鱗以趣合夫人語趣似  
高於氣然須學者自詠自求誰當更合七言律獻吉  
求似於句而求專於骨于鱗求似於情而求勝於句  
然則無差乎曰噫于鱗秀  
余嘗服明卿五七言律謂他人詩多於高處失穩明卿  
詩多於穩處藏高與于鱗作身後戰場未知鹿死誰  
手

家兄獄三輔時五言詩刻意老杜深情老句便自旗  
鼓中原所未滿者意多於景耳青州而後情景雜出  
似不必盡宗矣

每一題到茫然思不相屬幾謂無措沈思久之如飯水  
去室亂絲抽緒種種縱橫全集卻於此時要下剪裁  
手段甯割愛勿貪多又如數萬健兒人各自爲一營  
非得大將軍方略不能整頓攝服使一軍無譁若爾  
朱榮處貼葛榮百萬眾求之詩家誰當爲比

生平閉目搖手不道長慶集如吾吳唐伯虎則尤長慶  
學海類編 八 藝圃類餘 圭 文詞

之下乘也閻秀卿刻其悵悵擁鼻二詩余每見之輒  
恨恨悲歌不已詞人云何物是情濃少年輩酷愛情  
詩如此情少年那得解友人張伯起詩云而今秋老  
春情薄漠漠寒江水自流袁魯望亟爲余稱之伯起  
於是時年僅強立其於情故早達此道中項囊甘羅  
也今伯起風流如故而魯望已數載異物悲夫

世人厭常喜新之罪衷於貴耳賤目自李何之後繼以  
于鱗海內其家言者多遂蒙刻謗之厭厭而一七  
能爲樂府新聲倔強無識者便謂不經人道語目曰

上乘足使音宿盡廢不知詩不惟體顧取諸性情何  
如耳不惟性情之求而但以新聲取異安知今日不  
經人道語不爲異日陳陳之粟乎嗚呼才難豈惟才  
難識亦不易作詩道一淺字不得改道一深字又不  
得其妙政在不深不淺有意無意之間

嘗謂作詩者初命一題神情不屬便有一種供給應付  
之語畏難怯思即以充役故每不得佳余戲謂河下  
輿隸須驅遣另換正身能破此一關沈思忽至種種  
真相見矣

學海類編 八 藝圃類餘 古 文詞

閩人家能佔畢而不甚工詩國初林鴻高廷禮唐泰輩  
皆稱能詩號閩南十才子然出楊徐下遠甚無論季  
迪其後氣骨峻峻差堪旗鼓中原者僅一鄒善夫耳  
其詩雖多摹杜猶是邊徐薛王之亞林尚書貞恆修  
福志志善夫云時非天寶地靡拾遺殆無病而呻吟  
云至以林欽傳汝舟相伯仲又云欽與善夫頗爲鄉  
論所背過矣閩人三百年來僅得一善夫詩即取當  
爲掩善夫雖無奇節不至作文人無行殆非實錄也  
友人陳玉叔謂數語卻中善夫之病余謂以入詩品

則爲雅譚入傳記則傷厚道玉叔大以爲然林公余  
早年知已獨此一段不敢傳會此非特爲善夫亦爲  
七閩文人吐氣也

學海類編

一

藝圖類餘

五

文詞

圖攝餘終

學海類編

一

存餘堂詩話

明 盤石山樵朱 承爵

古樂府命題俱有主意後之作者直當因其事用其題始得往往借名不求其原則失之矣如劉猛李餘輩賦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乃敘烈女事至於太白名家亦不能免此病鄭樵作樂略敘云然使得其聲則義之同異又不足道樵繆矣彼如鏡歌二十二曲中有朱鷺曲由漢有朱鷺之祥因而為詩作者必因紀祥瑞始可用朱鷺之曲相和歌三十曲內有東門

學海類編

存餘堂詩話

文詞

行乃士有貧行不安其居拔劍將去妻子牽衣雷之願同餽糜不求富貴作者必因士負節氣未伸者始可代婦人語作東門行沮之餘不能盡述各以類推之可也樂府解題一書著之甚詳

謝眺詩如暫使下都云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金波麗鳩鵲玉繩低建章如登三山云白日麗飛鸞參差皆可見除霞散綺澄江靜如練皆吞吐日月摘躡星辰之句故李白登華山落鴈峰有云恨不攜謝眺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詩非苦吟不工信乎古人如孟浩然眉毛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走入醋糞皆苦吟之驗也

王建宮詞一百首蜀本所刻者得九十又二遺其入近世所傳百首皆備蓋好事者妄以他人詩補之殊為亂真也中有新鷹初放兔初肥白日君王在內稀薄暮千門臨欲鎖紅妝飛騎向前歸黃金捍撥紫檀槽絃索初張調更高盡理昨來新正曲內官簾外邊樓桃此張籍宮詞二首也淚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明此白居易

學海類編

存餘堂詩話

文詞

天後宮詞也閒吹玉殿昭華管醉折黎園縹緲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綰猶封繫臂紗此杜牧之出宮人詩也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階夜月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此牧之七夕詩也寶杖平明秋殿開且將團扇夜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此王昌齡長信秋詞也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鱸欲蒸薰衣麝憶得分時不忍燒日映西陵松樹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來樂府歌新曲唱著君王自作詞此夢得魏宮二首也近讀

趙與時賢退錄其所拾建遺詩七首則是忽地金與  
向日陂內人接著便相隨卻回龍武軍前過當殿發  
開眼鳴池畫作天河刻作牛玉梭金鑷采橋頭每年  
宮女穿絨夜勅賜新恩乞巧樓春來晚困不梳頭嬾  
逐君王苑北遊暫向玉花階上坐簾錢贏得兩三籌  
彈棋玉指兩參差階扇臨虛闌著危先打角頭紅子  
落上三金字半邊垂宛轉黃金白柄長青荷葉子畫  
鴛鴦把來不是呈新樣欲進微風刊御牀供御香方  
加減頻水沈山麝每回新內中不許相傳出已被醫

學海類編

存餘堂詩話

三

文詞

家寫與人焚童食後進雲漿高殿無風扇小涼每到  
日中重掠鬢奴衣騎馬遠宮廊彼又云得之于洪文  
敏所錄唐人絕句中文字敏所得又不知其何所自也  
觀其辭氣要與九十二首爲類前所屬足者每每見  
於諸人集中惜今尙缺其一

近世大臣之家往往崇構室宇巧結臺榭以爲他日遊  
息宴開之所然而宦況悠悠終不獲享其樂是誠可  
悲也因記白樂天有詩云試問池臺主多爲將相官  
終身不會到惟展畫圖看乃知樂天之詩真達者之

詞也

天廚禁燔說琢句法有假借格如根非生下土葉不墜  
秋風五峰寒不下萬木幾經秋皆以秋對下因尋樵  
子徑偶到葛洪家殘春紅藥在終日子規啼皆以紅  
對子開聽一夜雨更對柏巖僧以一對柏住山今十  
載明日又遷居以十對遷余謂古人琢句亦或未嘗  
用意至此論詩者不幾於擊乎

張靈字夢晉吳中名士也早歲功名未偶落魄不羈寄  
情詩酒閒臨終之前三日作詩云一枚蟬蛻榻當中

學海類編

存餘堂詩話

四

文詞

命也難辭付大空垂死尙思元墓麓滿山寒雪一林  
松後一日又作詩云彷彿飛魂亂哭聲多情於此轉  
多情欲將取淚澆心火何日張家再托生二詩可以  
想見其風致亦足悲夫

王水部伯安正德閒言事譴聞中過溪覆舟幾厄時有  
漁人泛溪中拯之上山方徘徊閒遇遇一道者自稱  
舊識邀至中和堂主人處盤桓數日主人乃僊翁也  
臨行作詩送之云十五年前始識荆此來消息最先  
聞君將性命輕毫髮誰把網常重一分寰海已知誇

令德皇天終不喪斯文武夷山下經行處好對清樽  
醉夕曛

張師錫老兒詩五十韻摹寫極工中有看嫌經字小不  
免是老僧脚軟怕鞦韆不免是老婦

題目詩最難工妙如東坡爲俞康直郎中作所居四詠  
中有退園詩一首云百丈休牽上瀨船一鉤歸釣縮  
頭鱸園中草木知無數獨有黃楊厄閏年其於退字  
略不發明而休牽上瀨歸釣縮頭黃楊厄閏則曲盡  
退字之妙此詠題之三昧也

學海類編

入

存餘堂詩話

五

文詞

茗溪漁隱評昔賢聽琴阮琵琶等諸詩云大率一律初  
無的句互可移用余謂不然聽琴如昌黎云喧啾百  
鳥羣忽見孤鳳鳳躡躡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  
強歐陽文忠公云諷諷驟風雨隆隆隱雷霆無射變  
凜冽黃鍾催發生詠歌文王雅怨刺離騷經二典意  
淡薄三盤語了甯東坡云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  
折亮以清門前剝啄誰扣門山僧未聞君勿噴山谷  
云孝子流離在中野羈臣歸來哭亡社空牀思婦感  
蟪蛄暮年遺老依桑柘自是聽琴詩如曰聽琵琶吾

未之信也聽琵琶如白樂天云大絃嘈嘈如急雨小

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

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元微之云月寒

一聲深殿磬飄彈曲破音繁併歐陽公云春風和煖

百鳥語花開葉底時丁丁王仁裕云寒敲白玉聲何

緩煖過黃鶯語自嬌自是聽琵琶詩如曰聽琴吾不

信也如山谷聽摘阮云寒蟲催織月籠秋獨鴈叫羣

天拍水楚國羈臣放十年漢宮佳人嫁千里以爲聽

琴似傷於怨以爲聽琵琶則絕無豔氣自是摘阮也

學海類編

入

存餘堂詩話

六

文詞

歐陽公聽琴云縣蠻巧轉花間舌嗚咽交流冰下泉  
縣蠻之語可移以詠琴乎東坡聽琴云喚取吾家雙  
鳳槽遺作三峽孤猿號孤猿號之語可移以詠琵琶  
乎自是聽琴也

吳文定公

原博

詩格尚渾厚琢句沈著用事果切無漫

然嘲風弄月之語其雪後入朝詩云天門晴雪映朝

冠步澀頰扶白玉闌爲語後人須把滑正憂高處不

勝寒飢鳥隔竹餐應盡馴象當庭踏又殘莫向鄙人

誇瑞兆近郊或恐有袁安其愛君愛國感時念物之

情藹然可掬至如古人隨車編素瀟橋驢背自是閒  
話頭

詩家評盧仝詩造語命意險怪百出綫不能解余嘗讀  
其示男抱孫詩中有常語如任汝惱弟妹任汝惱姨  
舅姨舅非吾親弟妹多老醜殊類古樂府語至如直  
鉤吟云文王已沒不復生直鉤之道何時行亦自是  
平直殊不爲怪如喜逢鄭三云他日期若何處好寒  
流石上一株松亦自是恬澹殊不爲險

吳人黃省曾氏刻劉義詩其跋語云假太原少傅祕閣  
學海類編 入 存餘堂詩話 七 文詞

本校正一十二字始得就梓其用心亦勤矣余素舊  
藏本古律類分三卷有自問一首云自問彭城子何  
人接汝顛酒腸寬似海詩膽大於天斷劍徒勞匣枯  
琴無復絃相逢不多合類是向林泉今黃本所遺  
昔陸放翁老學菴筆記嘗載宋太素尙書中酒詩云中  
酒事俱妨偷眠就黑房靜嫌鸚鵡關渴憶荔枝香病  
與慵相續心和夢尙狂猶今改題品不號醉爲鄉放  
翁以爲非真中酒者不能知此味近浙舉子張傑子  
與亦有中酒詩云一枕春寒擁翠裘試呼侍女爲扶

頭身如司馬原非病情比江淹不是愁舊隸步兵今  
作敵故交從事卻成讎淹淹細憶宵來事記得歸時  
月滿樓余謂以太素更詳切有味

中吳文徵仲寄義興杭道卿有詩云坐消歲月渾無跡  
老情交遊苦不齊唐子畏解元詠帽有詩云堪笑滿  
中皆白髮不欺在上青天人多傳誦及讀李太師  
懷麓堂集上元客罷云春回花柳元無跡老向交遊  
卻有情謝人惠東坡巾云分明木假山前地不媿烏  
紗頂上天其氣味每相似

學海類編 入 存餘堂詩話 八 文詞

作詩凡一篇之中亦忌用自相矛盾語東坡有日日出  
東門尋步東城遊城門抱關卒怪我此何求我亦無  
所求駕言寫我憂羣子厚評之云前步而後駕何其  
上下紛紛也東坡聞之曰吾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何  
曾上下乎參寥子謂其文過似孫子判曰所以枕流  
欲洗其耳然終是詩病

李太白鳳凰臺詩昔賢評爲千古絕唱余偶讀宋郭功  
父詩得其和韻一首云高臺不見鳳凰遊浩浩長江  
入海流舞罷青娥同去國戰殘白骨尙盈邱風搖落

日催行棹潮擁新沙換故洲結綺臨春無處覓年年  
芳草向人愁真得太白逸氣其母夢太白而生是豈  
其後身耶

李文正公懷麓續彙五月七日 秦陵忌晨詩云 祕

殿深嚴 聖語溫十年前是一乾坤孤臣林壑餘生  
在 帝里金湯舊業存 舜殿南風難解愠 漢陵

西望欲銷魂年年此日無窮恨風雨瀟瀟獨閉門讀  
之不能不使人掩卷流涕

唐人送宮人入道詩文苑英華共載五首中有張蕭遠

學海類編 八 存餘堂詩話 九 文詞

一首云捨寵求仙畏色衰辭天素而立階墀金丹擬

駐千年貌玉指休勻八字眉師主與收珠翠後君王  
看戴角巾時從來宮女皆相妬聞向瑤臺盡淚垂猶

覺婉切可誦

作詩之妙全在意境融徹出音聲之外乃得真味如曰  
孫康映雪寒窗下車允收螢敗帙還事非不覈對非

不工烏是何言哉

張繼楓橋夜泊詩世多傳誦近讀孫仲益過楓橋寺詩

云白首重來一夢中青山不改舊時容烏啼月落橋

邊寺欽枕猶聞夜半鐘亦可謂鼓動前人之意矣

東坡少年有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

晚誦惠州復有一聯云春江有佳句我醉醺醺渺若則

又加少作一等評書家謂筆隨年老豈詩亦然耶

溫庭筠商山早行詩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歐陽  
公甚嘉其語故自作烏營茅店雨野色板橋春以擬

之終覺在其範圍之內

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此劉禹錫賀晉公

留守東都詩也其遠大之志自覺軒豁可仰

學海類編 八 存餘堂詩話 十 文詞

余嘗見石刻一詩云客懷耿耿自難寬老傍京塵更鮮

歡遠夢已回窗不曉杏花風度五更寒雖小詩亦自  
飄逸可愛後題盧蹈衷父字畫出入蘇米久未知其

履歷近讀渭南集乃知其為夾江人佳士也

近見寒山子一詩云有人兮山陘雲卷兮霞纒素芳兮  
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悵兮狐疑蹇獨立兮忠貞昔

人以爲無異離騷寒山子唐人豈亦楚狂沮溺之流

歟

余家舊藏顧仲瑛詩帖一紙乃次韻劉孝章治中遊夏

仲信郎中遊永安湖詩二首字畫絕工楊鐵崖先生

嘗和之中有一聯云啄花鷺坐水楊柳雪藉人歌山

鷓鴣極爲鐵崖所稱許仲瑛家饒於財而豪狹不羈

詩筆乃其餘事中吳楊禮曹支硎先生跋其後云吾

家鐵崖先生平日豪氣塞雲漢未嘗輕易假人以稱可

語今爲仲瑛拈出一聯低頭遜避乃知先生日中自

有人也然仲瑛之作如此二篇者誠亦甚少宜先生

之駭嘆也仲瑛在當時能以俠勝詩筆特其餘耳今

求斯人又何可得家有數百頃田被新衣駕大舫赫

赫買冠帶欺鄉里愚民彼視文事爲何物然則雖有

吾家先生當何所詣哉讀支硎之跋益增景行之思

云

詩詞雖同一機杼而詞家意象亦或與詩略有不同句

欲敏字欲捷長篇須曲折三致意而氣自流貫乃得

近讀宋人詠茶一詞云鳳舞團團併恨爾破教孤另

愛渠體淨隻輪漫輒玉塵光瑩湯響松風早減二分

酒病味濃香永醉鄉路成佳境恰如燈下故人萬里

歸來對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其亦可謂妙于

聲韻得詠物之三昧也

學海類編 一八

存餘堂詩話

士

文詞

存餘堂詩話終

夷白齋詩話

明 吳郡顧 元慶

古詩有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帶魚腹中安得有書古人以喻隱密也魚沈潛之物故云

物故云

古樂府云金銅作蓮花蓮子何其貴攤門不安鎖無復相關意石闕生口中含悲不得語石闕古漢時碑名故云

故云

元釋溥光字元暉俗姓李氏特封昭文館大學士榮祿

學海類編 二 夷白齋詩話

一 文詞

大夫賜號立悟大師有二絕句云螻蟻殺敵蛟虯上

蠻觸交爭蝸角中何異諸天觀下界一微塵裏鬪英

雄豆苗鹿嚼解烏蒜艾葉雀銜奪燕巢鳥獸不曾看

本草語知藥性是誰教詩亦奇拔恨不多見

怒氣號聲迸海門州人傳自子胥魂天排雲陣千家吼

地擁銀山萬馬奔勢與月輪齊朔望信如壺漏雜晨

昏吳亡越霸成何事一唱漁歌過遠村米元章詠潮

詩書既遺勁詩亦雄壯所謂遊往凌雲之氣蓋可見矣

張旭春草帖云春草青青萬里餘邊城落日動塞城情知海上三年別不寄雲中一鴈書集所不載

李賀詩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誰澆趙州土得非黃金

鑄范蠡之意耶

江西宸濠謀逆武宗親征既得凱旋駐蹕金陵復渡江

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賜絕句十二首公又有應

制律詩四首應制賀聖武詩絕句十二首編爲二卷

名車駕幸第錄公自敘謂成廷廣歌之後古帝王有

以詩章寵臣下者不過一篇數言而止未有聯章累

學海類編 一八 夷白齋詩話

二 文詞

牘若是其盛者至於屈萬乘之舟在位者或有之然

亦鮮矣若罷政歸休者爲尤鮮或有之豈有至再至

三如今日者乎守溪王公鑿有四絕句云相國移家

江水涓金山望幸已多時太子金鏡無由進願得迴

鑾一顧之趙普元爲社稷臣君臣魚水吏何人難虛

雲夜相過意海錯尤堪佐酒巡北固山前駐翠華盛

勳來訪相臣家太湖怪石懸多幸也得相隨載後車

廣歌千載盛明良宸翰如金更煒煌漫行魚龍看未了梨園新部出西廂